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德] 尼古拉·哈特曼 著 庞学铨 沈国琴 译

存在学的新道路

CUNZAIXUEDEXINDAOLU

同济大学出版社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德] 尼古拉·哈特曼 著 庞学铨 沈国琴 译

存在学的新道路

CUNZAI XUE DE XIN DAOLU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学的新道路/(德)哈特曼著;庞学铨,沈国琴
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4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孙周兴,陈家琪主编)

ISBN 978-7-5608-3468-9

I. 存… II. ①哈…②庞…③沈… III. 存在—研
究—文集 IV. B0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9845 号

Nicolai Hartmann

Neue Wege der Ontologie.

Dritte Auflage, W. Kohlhammer Verlag, Stuttgart 1949.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存在学的新道路

[德]尼古拉·哈特曼著 庞学铨 沈国琴译

责任编辑 方红玫 责任校对 杨江淮 封面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句容排印厂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9.375

印 数 1—3100

字 数 252000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3468-9/B·31

定 价 19.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简介

本书系哈特曼著作的第一个汉语译本，收录哈特曼代表作品三篇，均关乎哈特曼的存在学重建工作。其中《存在学的新道路》最初发表于1942年，为哈特曼的晚期著作，综述了他的新存在学基本思想。另两篇也属哈特曼晚期的重要论文，从中可以简洁清晰地看出哈氏新存在学的致思路向、基本特征及其与旧存在学的区别。

作者简介

尼古拉·哈特曼 (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 德国著名哲学家, 历任马堡大学、科隆大学、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教授。代表作有《柏拉图的存在逻辑》、《德国唯心论哲学》、《伦理学》、《精神存在问题》等, 尤以《论存在学的奠基》、《可能性和现实性》、《实在世界的结构》三部著作, 即所谓“存在学三部曲”, 最值得关注。

译者简介

庞学铨, 1948年生,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德国现代哲学研究。现为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著有《存在范畴探源》等; 译有《政治的正义性》、《新现象学》等多种。

沈国琴, 1961年生, 文学硕士, 主要从事德语教学和德国文化研究。现为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第一辑:

- 《德意志思想评论》 第一卷 孙周兴 陈家琪 主编
《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 张志扬 著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 叶隽 著
《塔楼之诗》 荷尔德林 著 先刚 译
《特拉克尔诗集》 特拉克尔 著 先刚 译
《熊译海德格尔》 熊伟 译 王炜 编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 徐为民 译 孙善春 校
《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 孙周兴 孙善春 编译

第二辑:

- 《德意志思想评论》 第二卷 孙周兴 陈家琪 主编
《形而上学的巴别塔》 张志扬 陈家琪 著
《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 柯小刚 著
《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 韩潮 著
《洪堡教育思想文集》 威廉姆·洪堡 著 孙周兴 编
《论康德与黑格尔》 里夏德·克朗纳 著 关子尹 译
《存在学的新道路》 尼古拉·哈特曼 著 庞学铨 沈国琴 译
《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 孙周兴 编译

第三辑:

- 《德意志思想评论》 第三卷 孙周兴 陈家琪 主编
《德国哲学通史》(三卷本) 高宣扬 著
《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席勒戏剧的思想史意义》 叶隽 著
《〈悲剧的诞生〉疏解》 宗成河 著
《思想的起兴》 柯小刚 著
《赫尔德美学文选》 约翰·哥特弗里特·赫尔德 著 张玉能 译
《现象学之路》 兰德格雷伯 著 张廷国 译
《论痛苦·关于线》 恩斯特·荣格尔 著 孙周兴 柯小刚 译

第四辑:

- 《德意志思想评论》 第四卷 孙周兴 陈家琪 主编
《辩证法视域中的善与美:由康德哲学引发的思考》 李欣 著
《从哲学到美学:阿多诺“摹拟”概念研究》 赵千帆 著
《天使的真相:本雅明历史哲学探微》 孙善春 著
《真理与现实:恩斯特·布洛赫哲学研究》 金寿铁 著
《从纯粹诗到现代主义的两难》 胡春春 著
《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 罗伯特·穆西尔 著 施显松 译
《哲学思维学堂》 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梦海 译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庆节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邓晓芒 (武汉大学教授)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关子尹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刘小枫 (中山大学教授)
张再林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张志扬 (海南大学教授)
李秋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祥龙 (北京大学教授)
陈嘉映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庞学铨 (浙江大学教授)
俞吾金 (复旦大学教授)
倪梁康 (中山大学教授)
靳希平 (北京大学教授)

编委会主任 周家伦 朱绍中

主 编 孙周兴 陈家琪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维达	刘日明	朱建华	孙周兴	孙善春	李乐曾
陆兴华	陈君华	吴建广	李革新	宋健飞	陈家琪
宗成河	林家阳	彼得·特拉夫尼	柯小刚	赵千帆	
胡春春	袁志英	高宣扬	章仁彪	韩 潮	

主持: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

电子信箱: deguozhexue@hotmail.com

总 序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讽刺德语,说它只配用来与马讲话。其时为16世纪上半叶,马丁·路德通过翻译《圣经》而初创德语——诗人海涅说,路德把《圣经》译成了“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自那以后,作为一个文化单元的德意志才算上了路。德意志在欧洲常被称为“中央之国”(das Land der Mitte),至少在文化学术上这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马丁·路德为德意志确立了一个优良传统。有统计资料显示,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语仅次于英语和法语,位居世界第三;而在把其他文字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语则在世界上占居首位——德国竟是当今世界第一翻译大国!

看来这个德意志最合乎鲁迅先生的理想了:既会“摹仿”又会“创造”。而这个理想自然也可以意味着:不会“摹仿”亦不会“创造”。先生还说:如果再不“拿来”,再不“摹仿”,那就依然无助,依然无望,终

将落个“恨恨不已”而已。

我们设计的《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宗旨正在于体现鲁迅先生的理想：摹仿与创造并举。丛书相应地分为“译作”与“著作”两个系列，此外加上《德意志思想评论》。只要好书好文，门类大可不限，但大抵以诗(学)与哲学为重——也算应了洪堡老人的教诲：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的永恒成果，首推诗与哲学。

丛书名目上标以“同济”两字，固然是为了彰显吾校与德国、德语、德意志文化之历史渊源，但也决不划地为牢，而是以此邀请学界同仁伸出同济之手，协力推进我国的德国文化翻译与研究事业。

孙周兴

2003年8月8日于沪上同济

出版说明

尼古拉·哈特曼的思想命运颇令人深思。据说在当年,哈特曼曾与舍勒和海德格尔一道,被视为胡塞尔之后德国哲学三大家。然而时至今日,即便在他的故乡,在德国的哲学界,哈特曼也大受轻视,对其哲学的讨论已属冷门,不能与舍勒相比,更不能与海德格尔相比了。原因何在?难道真的是哈氏哲学功力不济?

哈特曼曾在马堡大学与海德格尔共事,又曾在科隆大学与舍勒共事。在马堡,海德格尔是后来者,哈特曼的弟子们却纷纷投向了不修边幅的海德格尔,其中著名者如解释学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科隆,哈特曼是后来者,同样也不敌舍勒的咄咄气势。当舍勒见到新来的同事哈特曼时,径直对后者说:“我的天才加上你的坐功,就有了一位哲学家。”这话实在不够恭敬了,因为德文里的“坐功”(Sitzfleisch)的字面意思就是“屁股”。这个故事的记录者、身为哈氏弟子的伽达默尔评价说:这话对哈特曼是有失公正的,而在舍勒却是一种“自白”了。舍勒是公认的“天才”,一个“精神挥霍者”;体系哲学家哈特曼也确是一只“夜猫子”,他的用功和刻板是远近前后出了名的。

这些学人轶事对于哲思本身自然不算什么了,但也不尽是肉麻加无聊。在舍勒与海德格尔之间,哈特曼似乎是天才不足,又无锐意创新精神。总的讲,哈特曼仍旧是老式的,一个典型的德国哲学家,一个营造体系的哲学家。

哈特曼哲学的困难在于体系建设,但它的意义可能也正在于此。在我看来,哈特曼哲学中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是由他的所谓“存在学三部曲”为代表的存在学体系。哈特曼讨论“存在学”问题的三部著作,即《论存在学的奠基》、《可能性和现实性》、《实在世界的结构》,与因伽登的“存在学三部曲”一道,构成20世纪上半叶欧洲存在学重建工作的煌煌巨著。而此所谓存在学重建运动,除了哈特曼和因伽登外,更有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世纪大哲。哈特曼哲学的意义,恐怕要在此大背景里来确认。

本人一直深感兴趣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主要由现象学发动起来的存在学重建运动究竟有何意义?其思想动机为何?为何偏偏在20世纪上半叶?又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场运动却很快落潮,此后就少有人讨论“存在学”这种“学”及其问题了?——典型如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就不再接续前期的《存在与时间》中的“实存论存在学”方案,甚至不再在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上使用“存在学”(Ontologie)一词了。要澄清这些问题,哈特曼显然是绕不过去的。

这也是我们编译本书的主要动因。此外我们不能忘记,汉语哲学界与尼古拉·哈特曼是大有干系的。我国希腊哲学研究者陈康教授曾为哈氏亲炙弟子。原北京大学的熊伟教授亦听过哈特曼的课。陈康教授曾于1940年撰“尼古拉·哈特曼”一文,刊于《读书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现收入《陈康:论希腊哲学》,北京1990年,第466—477页)。这是中文世界第一次介绍哈特曼哲学。惜乎几十年间,汉语学界对于哈特曼哲学的讨论微乎其微,据笔者所知,对哈特曼著作的汉译工作更是毫无开展。殊可遗憾也。

为了解和研究哈特曼哲学,首要的工作仍旧是译介。我们这里选译了哈特曼的《存在学的新道路》,篇幅不大,却是哈氏存在学的纲

领性著作。此外,又补译了哈特曼讨论存在学问题的两篇文章,附在书后。特请浙江大学的庞学铨教授主持翻译。友人庞学铨教授一直关注存在学问题,在此课题上有专深的研究,这次除了翻译外,还撰写了长篇的评论,对哈特曼存在学体系作了总体的介绍和探讨。

孙周兴

2006年4月28日沪上同济

哈特曼：一个值得重视的哲学家

(代译者序)

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 1882年2月20日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里加, 1901年毕业于彼得堡实科中学, 1902年开始, 先后在多帕特(Dorpat)、彼得堡大学、马堡大学学习医学、经典语文学和哲学, 1907年在马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09年在马堡取得在大学教授哲学的资格, 1914—1918任编外讲师, 1920年任副教授, 1922年任正教授, 继承纳尔托普在马堡大学的教席, 1925年起先后受聘科隆大学(1925—1931)、柏林大学(1931—1945)和哥廷根大学(1945—1950)教授。1950年在哥廷根逝世。

哈特曼自小接受民族自由主义的教育。1906年他作为学生写作的哲学论文获奖。一战期间他由于精通俄语和拉托维亚语被德国统帅部的秘密警察部门吸收, 并于1918年被提升为军官。尽管作为来自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的德意志人和军官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 但他在政治上却颇为谨慎, 他既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 也没有公开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由于

只讨论存在学和伦理学的主题,他的著作在第三帝国期间能够毫无阻碍地发表。

哈特曼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他曾师从著名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代表柯亨和纳尔托普,并以此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起点,最初的著述属于传统经典哲学领域,早期著作如《柏拉图的存在逻辑》(1909)以柏拉图的理念作为构造实在世界的基本观点,表现出新康德主义的倾向。1912年开始以认识论为重点研究对象,在理论上逐步脱离马堡学派的逻辑唯心主义和一般的新康德主义影响,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两卷本《德国唯心论哲学》(第1卷1923年,第2卷1929年)对新康德主义采取了批评与否定的态度。1919年左右完成了向一种新存在学的突破,第一个重要成果是《认识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1921),其次是以观念的存在为前提的《伦理学》(1925)。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上的思想家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同时代的胡塞尔现象学和舍勒伦理学思想的影响则是他批判新康德主义、转向新存在学的重要原因。在科隆期间,他写下了关于存在学最初的一些连贯的构思(包括一般范畴学说),以及关于精神生命及其历史哲学结果的理论思考,但暂时都没有发表;这些思考构成了他在柏林时期的四部主要著作:《精神存在问题》(1933),《论存在学的奠基》(1935),《可能性和现实性》(1938),《实在世界的结构》(1940),后三部著作构成他的新存在学的三部曲,第四部《自然哲学》写于1940年,发表于1950年。^①

^① 参见 Kurt Wuchterl, *Bausteine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s 20. Jahrhunderts*. Stuttgart, 1995. S. 210.

一、开辟存在学的新道路

探寻某种能为所有其他知识奠基的哲学基础，是自古代希腊哲学以来绝大多数试图建构体系的哲学家的共同努力，他们从此基础出发进行哲学的探讨，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体系处于不断建构与崩溃过程中，寻求基础的努力却绵延不绝。哲学家们对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意识、人和世界、意义和价值这类终极基础问题的追问从未停止过，因为它们是人类的问题兴趣所在，任何哲学都无法回避与拒绝；哲学一再追问这些问题，却始终不能最后解决它们，因为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形而上学于是在这种矛盾中形成了自身的发展和演变史。

在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演变史中，同时也存在着哲学的批判活动，产生过不同类型的批判哲学。批判哲学认为形而上学的体系与方法不能解决那些最终的基础问题，因此不能再从形而上学中寻找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而是要提供某种新的方法，以便确定人类能力的可能界限，设置与人类能力相适应的问题与目标；要沿着这个方向探讨哲学理论，也只有在这样的探讨中才能历史地揭示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

哈特曼认为，迄今为止，这样的哲学批判活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并形成了五种重要的批判哲学形式。

第一，逻辑学。从亚里士多德到新康德主义者一再努力将形而上学发展成一门基础科学，这样，思想的联系和哲学的概念就必须合乎逻辑。经院哲学家和理性主义者希望通过这种逻辑的一致直接

在概念中把握存在者的本质，黑格尔还把辩证法建立在这一前提的基础上。但是，逻辑本身的一致性并不能保证逻辑前提的真实性，更不能保证推论结果的真实性，因而也无从确定认识是否真实地把握了存在者。由此，逻辑学为认识论所取代。

第二，认识论。认识论在柏拉图哲学中就已承担起了某种基础性工作的责任。在近代，笛卡儿和康德把认识论看成哲学探讨的基础科学。近代认识论从主体出发，以主体意识与认识对象之是否符合，作为判定认识真与不真的依据。比起逻辑学的方法来，认识论从主体与对象间的关系出发，注意到了认识必须与对象相符合，试图用认识来表示意识内容与存在者的关系，从而有可能揭示许多传统逻辑推论的错误根源，获得与存在者相关联的内容，获得真实的认识。哈特曼指出，这种意识在认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现象，使人们“认为认识的源泉就是意识本身，因而很容易重视意识现象，这样，心理学似乎就应当占据哲学的基础科学之位置了。”^①

第三，心理学。心理学主张，认识在知觉、回忆、想象等意识活动中经历着一个形成变化的过程，分析意识活动就可以了解认识和认识的起源；认识活动似乎就只是意识自身的活动，活动着的意识就直接存在于自身中，意识就是其自身的对象，它无需离开意识自身而显现出来，进而达到理解对象。在哈特曼看来，这种看法同样是错误的。因为，认识主体及其当下的情形是有差异的，主体的差异决定着对象世界所显现的差异，心理学把认识活动限于意识自身，就抹杀了普遍和基本的认识主体之差异，这样，就只能理解意识自身的活动而不能理解认识对象；同时，即使从意识自身活动精确地把握了意识内

① N. Hartmann: *Neue Ontologie in Deutschland*. in: *Kleinere Schriften*, Bd. 1. *Abhandlungen zur systematischen Philosophie*. Berlin 1955. S. 53.